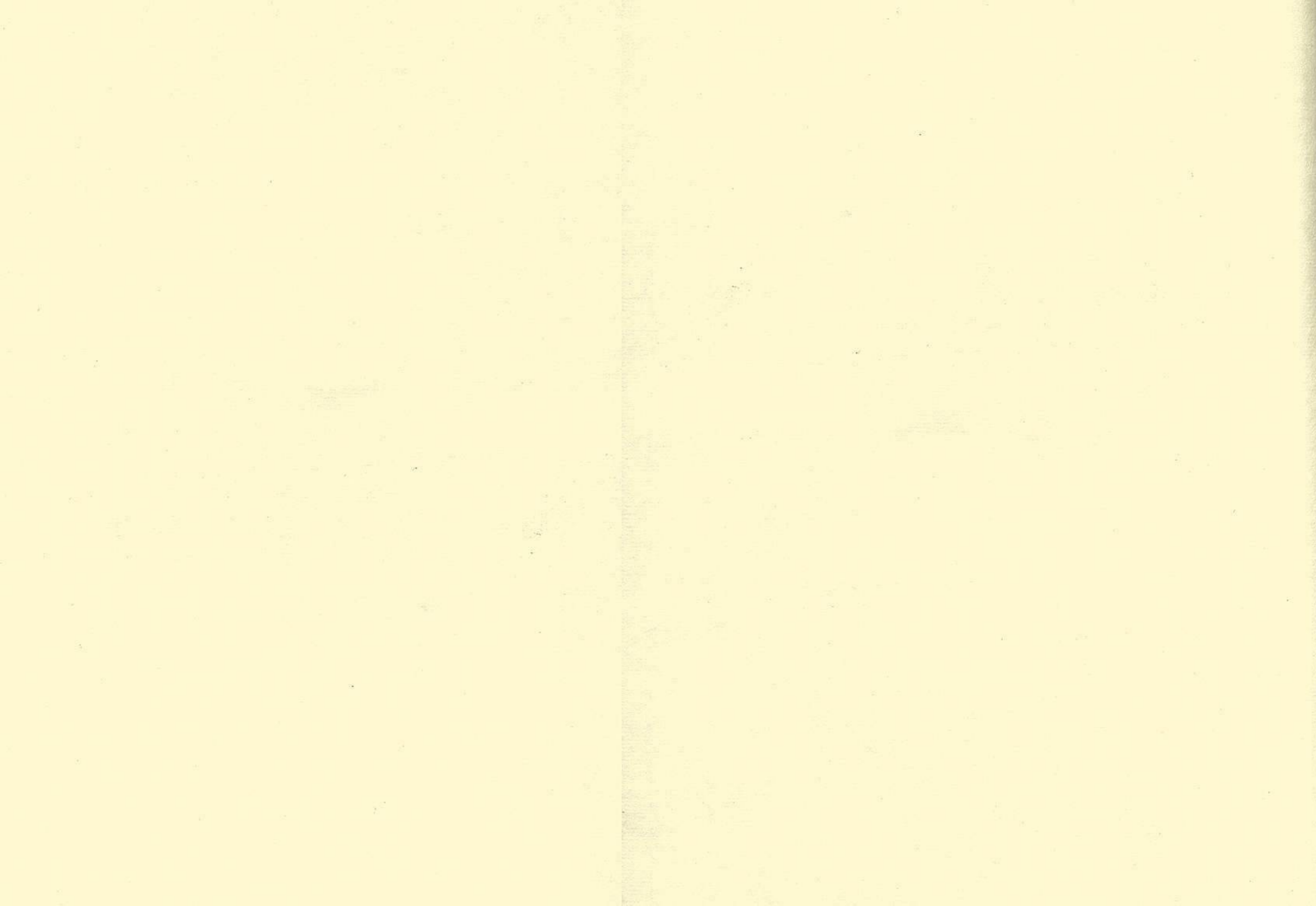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四



文章正宗 卷三

辭命三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  
舊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  
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聞焉方下有司  
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哀憫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冀精神  
近醫藥強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

三才小四十五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  
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志不欲避流言朕無  
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公學於無違朕意  
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烹養侍醫視疾使  
者臨問 按成帝之報匡衡張禹油意可謂至矣如  
非其人向存之以見當時昏者不任而佳者  
也非賢也

戒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辜獨二百今夫群  
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可謂它比日以  
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



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相習律令者議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

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見元帝律令詔下

封楚王賢子詔河平四年二月○賢宣帝子成帝時入朝以被疾天子聞之

下詔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賢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朕聞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病惟于惡疾夫之所痛曰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聞焉夫行絕哉而不

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用德章朕善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第成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威侯

封丙吉後詔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

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笑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

民夫上書自陳有所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恩而然不言上

大賢之制詔必相朕微眇御史大夫吉與朕有善恩破德茂而詩不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一古薨子顯顯有罪刑爵為關內侯至成帝一修廢功以吉舊

恩九重為嘉元年制詔丞相御也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一賢聖之路也故

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夏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顏氏曰流冗散失其本世也青坐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豈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以入關輒籍内所之郡國謹

文三

三

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用心稱朕意

罷昌陵詔 永始二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以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使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顏氏曰罷讀作疲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今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 孝哀帝元帝孫 恭王子 闡立為王 成帝賢之

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三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内

百姓怨恨者最不蒙夫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  
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  
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  
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冑卿侯益  
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  
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觀者然弄臣為輔篡賊  
顯國尚何道哉故削之

按哀平之世  
詔令亦有可

### 光武封卓茂詔

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

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洽  
遺平帝時天下大旱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  
災獨不入密縣界二莽秉政遷京部丞密人  
老少皆涕泣隨送二莽居櫛以病免歸更始

文二

四

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  
以年老乞骸骨歸特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  
茂詣河陽謁見  
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秉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  
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之善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范氏論  
曰建武

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郡嬰城者相望斯固慘  
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可無它術能時已七十餘  
矣而音加聘命優辭重禮此與周燕之君妻問立館  
何異哉○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  
舉所以洗二百年廢敝之弊而與禮敬光周黨之意同  
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  
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  
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也

議省刑法 詔 武二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愆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不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不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兒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

命郡國以給粟昔四年等詔 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恻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 貞詔 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

二府 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人芝詔 十月

吾德薄不明冠

賦為虐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

行求念厥之曰疚於心其勅公卿舉

賢良方正各一

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

職務遵法度

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  
職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

一詔十二月

頃者師旅未解

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

田糧儲差積其

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章懷曰景帝二十而稅一令依

年令民田租三年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

詔七年正月

世以厚葬為德

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

法令不能

我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

下令知忠臣孝

下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

勿受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勅郡國

共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

有豫卷尊擇之

万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辦其令太

官勿復受明勅

小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

制

地震

二十二  
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

元甚天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

也而今震裂

任君上鬼神不順無災殃將及



民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日租芻粟遣謁者  
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戍及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  
居民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民死亡或在壞垣毀屋  
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  
求之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 初作壽陵將作大  
實融上言 園陵廣袤無慮所用

帝曰云云此不言  
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  
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

六十二 文二 七

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通水而已 按孝武以

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漢初簡質之舊其辭  
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  
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  
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  
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  
秋七月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  
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  
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  
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為隗囂所誣誤  
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  
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且且  
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  
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臧  
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  
人十三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與為臨湘  
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家室及繼  
國封侯者九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

殺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更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  
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  
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  
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  
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  
文采而意指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  
不勝質及此之將故則文勝而質衰矣此  
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

本傳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願得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垓

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

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

其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

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

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

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

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

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

近於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為季孫之憂孔子曰且北

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

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無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

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理或然也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禮謂中元元年

初起明堂辟雍臺也

少小子屬

聖業間暑春吉辰初行

大射今月元日

東觀記曰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

五更安車輓輪供綬執綬侯王設以公卿饌珍朕親

袒割執爵而酌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

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

者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

紵大袍單衣皐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

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莖

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

屏交拜導自階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

九卿正履天子親以訓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

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禮

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酌漱也所以漱口音徹八珍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因故置人於外歌鹿鳴下管新宮

具脩萬舞於庭子八伯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亦舞

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有乘詩刺彼也且乘致

冠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

也服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相

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

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津儀以銅為

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夫春者歲之始

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

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

其螟蟻以及螫賊爾雅曰食葉曰螟食節曰賊食根

射人為災言此若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黜辭單辭

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差戾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

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不勤思而智

能不逮昔堯舜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曰堯舜則

禱于山川曰天其志矣魯哀禍大天不降災

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

不應者謹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

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故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諷其言事者庶有所諱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

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諱春秋感精符曰人

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

星有變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

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永思厥咎在予一

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謹也

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

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

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黯不能禁而

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善應門失

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

亂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

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

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

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

擊拚鼓人上堂退反宴馭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

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諫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

不聽此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

申明車服制度

耳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後貴致

哀禮存寧儉令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糜生者無擔

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生兼於

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

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子立秋

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用臘

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奠

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

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

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傅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

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喜三世

在位為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為太尉司空融融年典

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喜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

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兩無正

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子違汝

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

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

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以道日寡文選舉非實人  
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  
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  
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  
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士幸靡歲以百數既未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  
剗畝不繫開闢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  
政有異迹文質異裁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  
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

大正四十九

卷之三

十三

三公糾非法詔

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  
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  
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  
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  
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  
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  
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秦秦承周願儒術建五

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

宣皇帝以為去聖又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至建

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

謂顏氏樂大小戴禮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

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

長水校尉脩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

儒共正經義願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

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奉

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月

三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

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實也其令群儒選

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

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五其類籍目掠問也賈雅同榜

謂立而又令丙筆長短有數考訊之其類籍目掠問也

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魏書大獄已來掠

尺本文一寸其竹也其類籍目掠問也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



考多酷鉗鑽之屬

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鉗音其

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

作官刑豈云若此

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

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

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

即三族也謂父族母

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

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

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

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

前書音義曰孳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

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

條書相告不得聽受異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

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

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

無華

說文云悃悃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

方字伯况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始

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惡於下  
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天誅也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  
興則下有怨心吾詔言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  
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

三正謂天  
地人三正  
三微謂  
王者所當  
奉而成之  
禮也  
王者所當  
奉而成之  
禮也  
王者所當  
奉而成之  
禮也

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  
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  
施於黃泉之下色皆青  
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  
色尚白十一月萬物始  
甲而色尚白者陰氣故  
服為律

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  
可以論生故不論囚

冬重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至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  
陰陽爭諸生萬君子

一月十二月報囚

### 稟給嬰兒詔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其情之憂有甚和之教  
匄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者其子不能養食其粟

給如律

以上皆詔九百二十。自按漢制度曰帝之丁  
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  
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一尺短者半之策書起  
年九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一公以罪免亦賜策而  
以謙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  
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  
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  
此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它皆放  
此今所輯以詔書為首策書次之  
樂書又次之誠敕詔多簡故闕

成帝報許皇后詔

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  
上後宮希得進見自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  
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  
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詔廷用  
度皇后施上疏曰陛下主寅日大長秋受詔椒  
房儀法御服與駕以外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  
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  
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  
決上可覆問也今詔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

文三

十七

出美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  
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  
此且使妾拙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  
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  
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  
亦小發取其中心何害於詔而不可哉又詔書  
言朕御所這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  
即日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依  
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  
必繼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  
省察官吏愷報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  
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  
約人豈有所許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  
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又  
故事以時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  
以太宰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  
庸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  
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  
謹今但拾事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  
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備

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此之  
豈可也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  
永之言  
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  
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也虧其正體  
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  
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拘追漢制牧  
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  
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哀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  
謀君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匈奴夷狄

三

十八

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  
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  
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  
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  
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  
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  
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黃紫  
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又著在內也  
師古曰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出水

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擾婦女童入殿咸莫嘗

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决没深隄重斯昭陰

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

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大山之城

旅人先咲後號眺夜半于

之颶巢也不顧卹百姓

也雖先快意說咲其

若牛云其毛也故稱

正於嶺宗之山甚

宗寢廟揚裂帷

大三司八十二林二千六

文三

九

及宗廟定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

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通史己猶戊也亥復水

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明陰盛恐在內於戊己虧君

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

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

日寢婁深各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

日粵有雉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庶事又曰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制似大長似來白之吏向於法

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且古今日之且財幣之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助德 為華寵也各親

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 從也傳不可

約失之者鮮番皇后欲從其 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 夫世俗歲殊時變日

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 者何可放焉君子之

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臣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皇帝朕之師也皇

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 在彼時不知職今見親

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 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

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戒 辭事謙約為右其孝東

宮母闕朝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推誠求究爰而

不臧養名顯行以息眾 謹而則列妾使有法焉

深惟母忽 是時大將軍鳳田車威權尤盛其後此三

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各乘等

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 為所不信父之與言

益表而後官多新愛后 特正安剛侯大人謂

道祝詛後官有身者王 英及鳳等事後遂夫

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 前坐廢處昭臺官曰

向上列女傳雖為女寵 然指陳王氏之驕亦

### 武帝封齊王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御史大夫桑羊

閱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閱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柔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尔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三王事詳見後敘事卷中

###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董濞亂民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董

大正二十六年十一月

文三

九二

###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廼順毋桐好逸毋適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 光武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

詔曰人情得是苦於放縱快須更之欲忘慎罪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之

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以上皆封策九四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

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主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擊畜除害耘鋤海內當此

大九十五小十七 文三 六廿二

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佗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皇至不



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特自博性  
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

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  
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  
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  
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  
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  
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  
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  
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  
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與  
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蒸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  
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  
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  
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

求守杜陵園上於是  
遣使奉璽書勅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

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

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憮焉為

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

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蟜姓張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緇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大司馬六十三

文三

書四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貴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以上皆璽書九四首

### 勅東平王傳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事而漢書之曲

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

### 復前所削縣如故

宇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

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

大六十七

文三

廿五

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且文講誦足以正身實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四首勅傳相書復削縣

### 文帝答是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臣能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

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

哉主

###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  
闊焉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賜吾丘壽王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里之重職事並廢盜賊  
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也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搃旗之實  
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

大司馬

文三

北六

星

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送罪不容於天下將軍  
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  
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失期內顧以道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欲請蜀乃問君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  
陽不知挾德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  
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今之不從其罪何  
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  
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馭將帥者畧見於賜幾何等

書史稱其雄材  
大畧信矣夫

###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

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損罕开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疆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積兵萬人欲為酒泉燉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  
餘芻橐束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

文三

廿七

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養欲至

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顏本食字句絕臧匿山中依險阻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刺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

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微

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

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娒羌名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

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勻廉上

句音鈎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

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

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  
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  
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一國大利蠻夷大  
敗大白山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凶將軍  
急若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令勿復有疑議以爲將  
任死在... 利害曰先... 則罕升之... 書... 上賜書  
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脚歷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大司馬... 文三

北八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  
副急圖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  
疾刺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慶其  
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蠶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覆奏充國

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亦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公及邪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壯相聚攻邊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上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校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不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先零  
有此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  
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  
軍數畫軍冊其言當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  
報充國云

五

六百五十三

文三

北元

云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是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

按宣帝充國君目問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目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

充國奏見後  
卷議論中

元帝賜馮奉世爾書

永光二年秋隴西着反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

人騎以將屯為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虜侵邊境使民  
逆天道故遣將軍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討實

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

之名大為中國蓋以昔不閉習之故邪鄭氏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

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

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

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

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

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

騎逆射欽飛設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繁呼種劉德曰呼音厚

且兵凶器也必有

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

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

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

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

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光武賜竇融書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

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

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

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器外頌人望

成尋復亡戒此一姓不再興之

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

太中智者皆曰皇帝姓號見



書以人舉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各勝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器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

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章懷曰猶前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

卷之六十三

文三

州一

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

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

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顯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亥時南海尉任顯病且死召龍川今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

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

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羅帳立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進

未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且之身復蕭  
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  
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遺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  
鼎足之權任器尉它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  
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茲偽之  
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費之  
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  
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帝復賜融書所以尉藉之甚  
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 成帝賜史丹策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瘳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  
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  
大九十五、甲六

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  
致君于理侯光祿勳惓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  
二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  
意無訾棄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  
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  
成帝免薛宣程方進哀帝免孔光帥丹馬官律喜皆  
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  
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  
書恭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  
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  
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  
丹邑辭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  
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觀成  
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六

###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  
至京師為策書來帛遺歸本

紀元鳳元年

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

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  
邪邪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  
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  
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  
罷太皇太后使謂者僕射策之  
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  
朕愍以言職之事煩大夫其上  
子一人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  
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  
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  
非

文選字策 十五年 九月

求賢具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

不開命以輔之不逮近者獻其

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立

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

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

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

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

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入數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其嘉

謂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

未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  
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  
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童之聞之興自朕躬大  
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  
怠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  
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宣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  
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  
二王生而不傷也人之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人之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之情莫不欲  
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人而後行  
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而已內  
恕及人之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  
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

文三

廿四

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  
自親事五伯不及其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  
稱文帝大功德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  
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 武帝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脊  
晉氏曰東夷也今挹婁地是此發渠搜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額  
搜而役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  
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虜何施而臻此  
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且求夜寐且思若涉淵水未  
知所齊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且章先帝之洪業休德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主事之體受策察問咸  
臣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按本紀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時蓋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未遑盡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繫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

大正司五十二小四十三

文三

卅五

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莞絃之聲夫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虞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戒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諱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以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聞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而令

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被於木三光全寒暑平受  
天之枯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洋施厚之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  
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謂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  
於術慎其所出延其不王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  
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悖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  
所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九三司八小六十五

文三

州六

七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  
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  
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  
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天帝主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  
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是為殺人執五刑  
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篇見於漢書卷六十四餘年天下不  
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此篇見於漢書卷六十四餘年天下不  
哉烏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生

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尚問勤勞恤孤獨盡思  
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充塞  
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羸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  
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  
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  
而難行毋延幸於文繁而不得與將所繇異術所  
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大三司三十二小八十一

文三

廿七

丁

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  
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  
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  
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  
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虞嗟尔  
君子毋常安息神之之介尔景福朕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以為諸不在之科孔

自武高嗣立魏其武安侯為相今隆儒無仲舒對  
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皆以材孝

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  
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於夏而民不犯陰陽和五  
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  
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  
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而舟車所至人迹  
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  
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  
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  
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各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

六十四卷小三十五

文三

卷八

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禮何如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詳具

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

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  
之源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禮者殺生之柄通  
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  
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  
可廢也弘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然不足以明  
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  
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  
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早以為祭之餘烈成湯以旱  
而自責弘乃歸之於祭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  
弘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弘以賢良徵召博士使  
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諛詞求合時對者百  
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  
復上疏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以阿意從諛取



宰相為當世儒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見於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以上皆問賢良策凡六首

###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器病且死召

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涇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賜物賂遺閩粵西既略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廼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大司六十一小司五十六

文二

林九

清

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其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道里遼遠雍蔽樸

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許暴乎治諸呂為變

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

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

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按二事冬從其半蓋

威德兼盡之道也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士

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

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

棄前患願氏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費馳

大司八十八小二百三十八文三 四十一

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帛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厚薄之差也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

貢職

### 遺匈奴書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將兵擊

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

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單于也使係虛淺漬

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

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

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

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

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繡給綺衣無絮也

繡給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踈一辨髮之飾黃金飭

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胡帶之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練

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

責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詭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冒頭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略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古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類氏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晉氏曰深惡民

謂邪惡不正之民。按類氏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

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

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

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  
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  
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  
故詔吏遺單于林檎金帛錦絮心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  
然亦以地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與單于為之  
寒為辭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  
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  
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  
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

大正三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文三

四十一 備仲

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左  
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  
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

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  
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  
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  
世所及也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  
御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  
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

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

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日告語甚

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六十二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幾乎典誥

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其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言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側坦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言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厘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赦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謂尚儂儂故不入正宗而附于此

六十一小三〇六十

文三

四十三

## 文章正宗卷第三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書籍的序言或目錄部分。

